



革象曰。君子以治曆明時。○繫辭曰。歸奇於劫。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劫而後掛。

堯典曰。乃命羲和。欽若昊天。曆象日月星辰。敬授人

時。分命羲仲。宅嵎夷。所居曰暘谷。寅賓。敬之出日。平

秩。敘東作。日中星鳥。以殷仲春。厥民析。春温○申命

羲叔。宅南交。平秩南訛。化敬致日永星火。以正仲夏。

厥民因。熱而○分命和仲。宅西曰昧谷。寅饒。送納日。

平秩西成。宵中星虛。以殷仲秋。厥民夷。暑退○申命

和叔。宅朔方。曰幽都。平在。察朔易日短星昴。以正仲

冬。厥民隩。就燠。帝曰。咨汝羲暨和。朞三百有六旬。

有六日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允釐百工。庶績咸熙。

左傳曰。先王之王時也。履端於始。舉正於中。歸餘於

終。履端於始。序則不愆。舉正於中。民則不惑。歸餘於

終。事則不悖。○閏以正時。時以作事。事以厚生。生民

之道。於是乎在矣。

月令曰。乃命太史守典。奉法司天。日月星辰之行宿

離不貸。毋失經紀。以初為常。○日窮於次。月窮於紀。

星回於天。數將幾終。歲且更始。○黃帝迎日推策。順

夫天地之紀。顛瑣養材以仁地。載時以象天。

史曆書總論曰。神農以前尚矣。蓋黃帝考定星曆。建

立五行。是謂五官。各司其序。不相亂。民以是能有信。

○天下有道。則不失紀序。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。

先王之正時也。履端於始。舉正於中。歸餘於終。履端

於始。序則不愆。舉正於中。民則不惑。歸餘於終。事則

不悖。

漢律曆志曰。昔者聖人之作曆也。觀璇璣之運。三光

之行。道之發斂。景之短長。斗綱之建。青龍所躔。參伍

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。○日行北陸謂之冬。西陸謂之春。南陸謂之夏。東陸謂之秋。○日周于天。一寒一暑。四時備成。萬物畢改。攝提通次。青龍移辰。謂之歲。歲首至也。月首朔也。至朔合日。謂之章。同在日首。謂之節。節終六旬。謂之紀。歲朔又復。謂之元。是故日以實之。月以閏之。時以分之。歲以周之。章以明之。節以部之。紀以記之。元以原之。然後雖有變化萬殊。羸

納

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納。縮朔行太疾也。音縮。

無方。莫不結系于此。而稟正

焉。○極建其中道。營於外。○月有晦朔。星有合見。月

有弦望。星有留逆。其歸一也。步術生焉。○夫

人之德六焉。以本氣者尚其體。以綜數者尚其文。以考類者尚其象。以作事者尚其時。以占往者尚其原。以知來者尚其流。大業載之。吉凶生焉。是以君子將有興焉。咨焉。而以從事。受命而莫之違也。

延光論曆曰。帝王興起。各異正朔。以通三統。漢祖受命。因秦之紀。十月為年首。閏常在歲後。不稽先代。違於帝典。太宗遵修。三階以平。黃龍以至。刑犴以措。五是以備。

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

漢安論曆曰。君更三聖。年歷數十。信而徵之。舉而行之。其元則上統開闢。其數則復古四分。三聖請光。武明章。論月食曰。術不差。不改。不驗。不用。天道精微。度數難定。術法多端。曆紀非一。未驗無以知其是。未差無以知其失。失然後改之。是然後用之。此謂允執其中。○曆譜者。序四時之位。正分至之節。會日月五星之辰。以考寒暑殺生之實。故聖王必正曆。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。凶阨之患。其術皆出焉。蔡邕曰。三光之行。逢速進退。不必若一。術家以筭追

而求之。取合於當時而已。故有古今之異。而今術不能上通於古。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。由此言之。有文於讖。無驗於今。未必為是有驗於今。無文於讖。未必為非。

晉律曆志曰。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。揆天行而序景曜。分辰野。辨躔歷。敬農時。興物利。皆以係順兩儀。紀綱萬物者也。○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。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。乃使羲和卜日常儀。占月車區。占星之倫。倫造律呂。大撓造甲子。隸首造筭數。容成綜斯

六術考定氣象。建五行。察發斂。起消息。正閏餘。述而著焉。○天子置日官。諸侯有日御。以和萬國。以叶三辰。故能該洽生靈。堪輿天地。

齊樊遜曰。五方辨易。尚待指南。百世可知。猶須吹律。隋馬顯奏曰。案九章五紀之旨。三統四分之說。咸以節宣發斂。考詳晷緯。布政授時。以為皇極者也。而乾維難測。斗憲易著。同差盈縮之期致舛。咎徵之道斯應。寧止蛇或乘龍。水能沴火。因以玉兔掩曜。金雞喪精。王化關以盛衰。有國由其隆替。曆之時義。以斯焉重。

○曆數所重。唯在朔氣。朔為朝會之首。氣為生長之端。朔有告籙之文。氣有郊迎之典。

袁克奏隋文帝表曰。允一元三統之期。合五紀九章之會。共帝堯同其數。與黃唐比其蹤。謂隋十一月冬至甲子乃上元。

第一紀與堯冬至合也

後魏司馬子如。上孝靜帝表曰。自天地判剖。日月運行。剛柔相摩。寒暑交謝。分之以氣序。紀之以星辰。弦望有盈缺。明晦有修短。古先聖王。則之成化。迎日推策。各有司存。

古今考原 卷三
律曆志。大聖通天地之至理。極生民之能事。體妙繫於神機。作範留於氣象。制物成法。故其蹟可尋。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。

唐僧一行曰。晦朔之變。合於子正。則晦日之朝。猶朔日之夕也。月皆不見。合於午正。則晦日之晨。猶二日之昏也。月或皆見。蓋晦日之光未盡。如二月之明已生也。○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。若皆可以常數求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。○五星留逆伏見之效。表裏盈縮之行。皆係之於時。而象之

於政。事微而象微。事章而象章。已示吉凶之象。則又變行襲其常度。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。警悟人主哉。○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。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。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。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。○萬物盈于天地之間。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。曰水火木金土。其見象於天也。為五星。分位於地也。為五方。行於四時也。為五德。稟於人也。為五常。播於音律。為五聲。發於文章。為五色。而總其精氣之用者。謂之五行。○天數始於一。地數始於二。合二

始以位剛柔。天數終於九。地數終於十。合二終以紀
閏餘。天數中於五。地數中於六。合二中以通律曆。○
二分為東西之中。而晷景不等。二至為南北之極。而
進退不齊。

周王朴撰定歲餘。上奏曰。臣聞聖人之作也。在乎知
天之變者也。人情之動。則可以言知之。天道之動。則
當以數知之。數之為用也。聖人以之觀天道。為歲月
日時。由斯而成。陰陽寒暑。由斯而節。四方之改。由斯
而行。夫為國家者。履端位極。必體其元。布政考績。必

由其歲。禮動樂舉。必正其朔。三農百工。必順其時。五
刑九伐。必順其氣。庶務有為。必從其日月。是以聖人
受命。必治曆數。故五紀有常度。庶徵有常應。正朔行
之於天下也。○包萬象以為法。齊七政以立元。測圭
箭以候氣。審臍朒以定朔。明九道以步月。校疾遲以
推星。考黃道之邪正。辨天勢之升降。而交蝕詳焉。

宋天文志曰。渾儀者。實天地造化之準。陰陽曆數之
元。自古聖帝明王。莫不用是精詳天象。灼見差忒。自
伏羲甲寅至大中祥符二年庚戌。積三千八百九十

七年。五帝之後。迄今明曆象之玄。知渾天之與者已十餘朝。而臻至妙。不過四五。昔漢洛下閎脩渾儀。作大初曆云。後五百年必當重製。至唐李淳風。果合前契。脩鑄銅儀。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。俾侍臣占驗。玄宗命僧一行脩太衍曆。據證渾儀。梁令瓚之所造。一行謂其積密。思出古人。曆象之作。非渾儀無以考真偽。筭造之士。非占驗不能究得失。

崔遵度對理宗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者。太極之節也。四時者。兩儀之節也。律呂者。四時之節也。晝

夜者。律呂之節也。刻漏者。晝夜之節也。節之相受。自細至大。而歲成焉。既不可使之節。亦不可使之不節。氣之自然者也。氣既節矣。聲同則應。既不可使之應。亦不可使之不應。數之自然也。既節且應。則天地之交成矣。

元曆議曰。損節氣之分。減周天之杪。去交終之率。大率也。治月轉之餘。課兩曜之後先。調五行之出沒。○當二極南北之中。橫絡天體。以犯宿度者。赤道也。出入赤道。為日行之軌者。黃道也。

明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曰。大道無端。惟數可以推其機。天道至妙。惟數可以明其理。是理因數顯。數從理出。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遠也。

宥過

解象曰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○中孚象曰。君子以議獄緩死。

大禹謨曰。宥過無大刑。故無小罪。疑惟輕。功疑惟重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○臯陶謨曰。鞭作官刑。朴作教刑。青災肆赦。怙終賊刑。欽哉。欽哉。惟勗之恤哉。

周書呂刑曰。五刑之疑有赦。五罰之疑有赦。其審克之。○康誥曰。乃有大罪非終。乃惟青災。適爾。既道極厥辜。時乃不可殺。

左傳初。奚言於宣子曰。詩曰。惠我無疆。子孫保之。書曰。聖有謨訓。明徵定保。夫謀而鮮過。惠訓不倦者。叔向有焉。社稷之固也。猶將十世宥之。以勸能者。今一不免其身。以棄社稷。不亦惑乎。縣亟而禹興。伊尹放太甲而相之。卒無怨色。管蔡為戮。周公在王。若之何其以虎也。棄社稷。子為善。誰敢不勉。多殺何為。○晉

侯敗秦師于殽。獲百里。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。夫人請之。秦女晉侯舍之。先軫怒曰。武夫力而拘諸原。野婦人暫而免諸國。墮軍實而長寇讎。亡無日矣。公使追之。及諸河。則在舟中矣。孟明頓首曰。君之惠。不以累臣蒙鼓。使歸就戮於秦。寡君之以為戮。死且不朽。若從君惠而免之。三年將拜君賜。秦伯素服郊次。鄉師而哭曰。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。孤之罪也。不替也。廢孟明孤之過也。大夫何罪。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。月令曰。斷薄刑。決小罪。出輕繫。○有坐不廉汙穢而

退放之者。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。則曰簠簋不飾。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。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。則曰帷幕不脩。有坐罔上不忠者。不謂之罔上不忠。則曰臣節未著。有坐罷軟不勝任者。不謂之罷軟不勝任。則曰下官不職。有坐干國之紀者。不謂之干國之紀。則曰行事不請。○國君過市刑人赦。

周禮曰。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。一宥曰不識。再宥曰過失。三宥曰遺忘。一赦曰幼弱。再赦曰老耄。三赦曰蠢愚。

管子曰。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。久而不勝其禍。無赦者。小害而大利也。久而不勝其福。故赦者。犇馬之委轡也。○赦宥者。先易後難。法者。先難後易。故惠者。民之仇讐也。法者。民之父母也。

韓非子曰。嚴刑重罰者。民之所惡也。而國之所以治也。哀憐百姓。輕刑罰者。民之所喜。而國之所以危也。韓詩外傳曰。楚莊王賜其群臣酒。日暮酒酣。左右皆醉。殿上燭滅。有牽王后衣者。后援冠纓而絕之。言于王曰。今燭滅。有牽妾衣者。妾援其纓而絕之。願趣火。

視絕纓者。王曰。止。立出令曰。與寡人飲。不絕纓者不樂也。於是冠纓無完者。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。於是王遂與群臣歡飲。乃罷。後吳興師攻楚。有一士常為鴈行。五合戰者。五陷陣却敵。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。王怪而問之曰。寡人未嘗有異於子。子何為於寡人厚也。對曰。臣先殿上絕纓者也。當時宜以肝膽塗地。負日久矣。未有所効。今幸得用。於臣之義。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。

淮南子曰。故人有厚德。無問其小節。人有大譽。無疵。

古今類用 卷三
其小故。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。誠其大畧是也。雖有小過。不足以為咎。若其大畧非也。雖有閭里之行。未足大舉。

漢王符曰。今日賊良民之甚者。莫大於數赦贖。數赦贖。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。夫養稂莠者傷禾稼。惠姦宄者賊良民。○夫性惡之民。民之豺狼。雖得放宥之澤。終無改過之心。

荀悅曰。夫赦。權時之宜。非常典也。漢興承兵革之後。比屋可刑。故設三。曰之法。申以大赦之令。蕩滌穢流。

與人更始。時勢然也。后代承業。習而不革。失時宜矣。劉向曰。論大功者。不責小過。舉大美者。不疵細瑕。諸葛亮曰。治世以大德。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。吳漢。不願為赦。先帝亦言。吾周旋陳元。方鄭康成間。每見啓告。治亂之道。悉矣。曾不語赦也。若劉景升父子。歲歲赦宥。何益於治。

孔融疏曰。被刑之人。慮不念生。志在思死。類多趨惡。莫復歸正。夙沙亂齊。伊戾禍宋。趙高垂布。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。遂為非也。適足絕人。還為善耳。雖忠如鬻

古今類聚 卷十三
權信如下和。智如孫臏。寃如巷伯。才如史遷。達如子政。一離刀鋸。沒世不齒。是太甲之思庸。穆公之霸秦。南睢之骨立。衛武之初筵。陳湯之都賴。地名湯于此破郵支單于魏尚之守邊。無所復施也。

晉劉頌上武帝曰。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。故冕而前旒。充纒塞耳。意在善惡之報。必取其尤。然後簡而不漏。大罪必誅。法禁易全也。何則。害法在犯尤。而謹搜微過。何異放兕虎於途。而求竊盜於隅隙。古人有言。鈇鉞不用。而刀鋸日弊。不可以為政。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。

梁江淹書曰。直坐取疑於盜金。伯魚被名於不義。齊史曰。宥其迴溪之耻。冀有封嶠之捷。

後魏世宗曰。一人之身。愆不累德。

任城王澄奏靈太后曰。深抑者仰日月於九泉。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。

房景先曰。周禮秋官司烜氏條曰。王道貴產。貴生也法

理尚恩。舊德見食。八象載其美。五宥三刺。禮經寶其仁。是以祿父起釁。放祀不輟。三監亂德。蔡胤猶存。

唐陳子昂入科奏曰。善為天下者。計大而不計小。務德而不務刑。

蘇安恒救魏元忠曰。人情不能自明。則疑。疑則懼。懼則罪生。惟賜愷悌之德。使居無過之地。

孔璋乞貸李邕曰。明主舉能而捨過。取才而棄行。烈士抗節。勇者不避死。故晉用林父。不以過。

荀林父敗績於邲。晉

命復其位。于是為并赤狄。漢任陳平。不以行。禽息隕身。不祈生。北

郭碎首不愛死。向若林父誅。陳平死。百里不用。晏嬰見逐。是晉無赤狄之士。漢無天子之尊。秦不强。齊不

霸矣。

宋胡交修上言於寧宗曰。衣食若給。雖儀秦說之。不能使為盜。惟其凍餒無聊。日為死迫。然後忍以其身。棄之盜賊。如開其自新之路。禁其苛慝之暴。豐其衣食之源。則悔悟者更相告語而歸正矣。

高廟諭吏部曰。為國者以任人為本。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。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。奸者必懲。庶不廢法。宥過而用。則無棄人。

劉基曰。書曰。刑期於無刑。又曰。青災肆赦。此先王之

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。刑有必行。民知犯之之必死也。則死者鮮矣。○法有二。有古今之通禁。有一代之私禁。古今之通禁。惡逆也。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。而釋弗治。是教之為賊也。一代之私禁。茶鹽錢幣之類也。民無以為生。而官不能恤。於是乎有犯。雖難以為常。原情而貸之可也。

馭夷

既濟爻曰。高宗伐鬼方。三年克之。象曰。三年克之。憊也。○未濟爻曰。震用伐鬼方。三年有賞于大國。

大禹謨曰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○旅夔曰。明王慎德。四夷咸賓。無有遠邇。畢獻方物。

小雅六月曰。玁狁孔熾。我是用急。王于出征。以匡王國。○戎車既安。如輕如軒。四牡既佶。既佶且閑。薄伐玁狁。至於太原。○大雅常武曰。王猷允塞。徐方既來。徐方既同。天子之功。

左傳管仲曰。招攜以禮。懷遠以德。德禮不易。無人不懷。○鄭子突曰。戎輕而不整。貪而無親。勝不相讓。敗不相救。先者見獲。必務進。進而遇覆。必速奔。后者不

救則無繼矣。乃可以逞。○伯宗曰：狄有五罪：雋才雖多，何補焉？不祀，一也；嗜酒，二也；棄仲章而奪黎氏地，三也；虐我伯姬，四也；傷其君目，五也。怙其雋才，而不以茂德，滋益罪也。后之人，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，而申固其命，若之何待之？不討有罪，曰：將待後有辭而討焉，毋乃不可乎？夫恃才與衆，亡之道也。商討由之，故滅天；反時為災，地反物為妖，民反德為亂，亂則妖災生。故文反止為乏。古篆皆書正字則為乏字盡在狄矣。家語曰：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俘不干盟，兵不逼好。於

神為不祥。於德為愆義。於人為失禮。○凡諸侯有四夷之功，則獻於王。王以警於夷。中國則否。諸侯不相遺俘。

史蜀父老對司馬相如曰：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，其義羈縻，勿絕而已。今罷三郡之士，通夜郎之塗，三年於茲，而功不竟。士卒勞倦，萬民不贍。今又接之西南夷，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。曆年茲多，不可記已。仁者不以德來，疆者不以力并。意者其殆不可乎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，弊所恃以事無用，鄙人固陋，不

識所謂。

韓安國曰。于里而戰。兵不獲利。今匈奴負戎馬之足。懷禽獸之心。遷徙鳥舉。難得而制也。得其地。不足以為廣。有其衆。不足以為疆。自上古不屬為人。漢數千里爭地利。則人馬罷虜。以全制其敝。且疆爭之極。矢不能穿魯縞。衝風之末。力不能漂鴻毛。非初不勁。末力衰也。

嚴安曰。今中國無狗吠之驚。而外累於遠方之備。靡敵中國。非所以子民也。行無窮之欲。甘心快意。結怨

於匈奴。非所以安邊也。禍結而不解。兵休而復起。近者愁苦。遠者驚駭。非所以持久也。

漢宣帝匈奴欵塞詔曰。聖王之制。施德行禮。先京師而後諸夏。先諸夏而後夷狄。

嚴尤諫伐匈奴曰。匈奴為害。所從來久矣。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。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。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。周得中策。漢得下策。秦無策焉。

楊終上章帝曰。孝元棄珠厓之郡。光武絕西域之國。不以鱗介易我衣裳。

楊雄上哀帝曰。孝武即位。深惟社稷之計。規恢萬載之策。乃大興師數十萬。使衛青霍去病操兵。前後十餘年。於是浮西河。絕大幕。破寘頰。襲王庭。窮極其地。追奔逐北。封狼居胥山。禪於姑衍。以臨瀚海。自是之後。匈奴震怖。益求和親。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。役無罪之人。快心於狼望之北哉。以為不一勞者不又逸。不暫費者不永寧。是以忍百萬之衆。以摧餓虎之喙。運府庫之財。填廬山之壑。而不悔也。○夫明者視於無形。聰者聽於無聲。誠先於未然。蒙恬樊噲不

復施。棘門細柳不復備。馬邑之策。安所設。衛霍之功。何得用。五將之威。安所震。

竇憲勒功燕然曰。往時常屠大宛之城。蹈烏桓之壘。採姑繒之壁。藉項姐之場。艾朝鮮之旃。拔兩越之旗。近不過旬日之役。遠不離二時之勞。固已犁其庭。掃其間。郡縣而置之。雲徹席卷。後無余蓄。上以攄高文。之宿憤。光祖宗之玄靈。下以安固後嗣。拓境宇。振大漢之天聲。茲所謂一勞而永逸。暫費而永寧者也。江統徙戎論曰。夫夷戎蠻狄。謂之四海。九服之制。地

在要荒。春秋之義。內諸夏而外夷狄。故曰。天子有道。守在四夷。四夷之中。戎狄為甚。弱則畏服。強則侵叛。當其強也。以殷之高宗。憊於鬼方。有周文王而患昆夷。獫狁。高祖困於白登。孝文軍於霸上。及其弱也。周公來九譯之貢。中宗納單于之朝。以元成之微。而猶四夷賓服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。牧夷狄也。惟待之有備。禦之有常。雖稽顙執贄。而邊城不弛固守。為寇賊強暴。而兵甲不加遠征。期令境內獲安。疆場不侵而已。

劉曜傳論曰。昔者幽后不綱。胡塵暗於戲水。襄王失御。戎馬生於關洛。

張協七命篇曰。丹冥投鋒。青徼釋警。却馬於糞車之轅。銘德於昆吾之鼎。

史論曰。鐵騎如雲。出玉門而長驚。調子曜景。指金丘以一息。蕞爾夷陬。乘風霧捲。

梁世宗與武陵王曰。斬長狄於駒門。挫蚩尤於楓木。宋何承天傳論曰。夫戎夷狡黠。飄迅難虞。必宜完其障塞。謹其烽柝。使來逕可防。去塗易梗。然後乃能禁。

暴止姦。養威攘寇。

謝莊議索虜求通互市曰。獯漁棄義。唯利是視。關市之請。或以覘國。順之示弱。無明柔遠。距而觀釁。有足表疆。且漢文和親。豈止彭陽之寇。武帝脩約。不廢馬邑之謀。故有餘則經畧。不足則閉關。何為屈冠帶之邦。通引弓之俗。樹無益之軌。招塵黷之風。交易爽議。既應深杜。和親詭論。尤宜固絕。

齊孔稚珪表曰。匈奴為患。自古而然。雖三代智勇。兩漢權奇。筭畧之要。二塗而已。一則鐵馬風馳。奮威沙

漢二則輕車出使。通驛虜庭。權而言之。優劣可觀。今之議者。咸以丈夫之氣。耻居物下。况我天威。寧可先屈。吳楚勁猛。帶甲百萬。截彼鯨鯢。何往不碎。請和示弱。非國計也。戎狄獸性。本非人倫。嗚嗚狼踞。不足喜。怒蜂目蠱尾。何關美惡。唯宜勝之以深權。制之以遠。竿同筭弘之以大度。處之以蠱賊。豈足肆天下之忿。捐蒼生之命。發雷霆之怒。爭蟲鳥之氣。百戰百勝。不足稱雄。橫尸千里。無益上國。

隋外夷傳論曰。九夷所居。與中夏懸隔。然天性柔順。

無曠暴之風。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。夏殷之代。時
或來王。暨箕子避地朝鮮。始有八條之禁。踈而不漏。
簡而可久。化之所感。千載不絕。今遼東諸國。或衣服
參冠冕之容。或飲食有俎豆之器。好尚經術。愛樂文
史。遊學於京師者。往來繼路。或亡沒不歸。非先哲之
遺風。其孰能致于斯也。○兵志有之。務廣德者昌。務
廣地者亡。不能懷以文德。遽動干戈。內恃富強。外思
廣地。以驕取怨。以怒興師。若此而不亡。自古未之聞
也。

高祖詔議突厥曰。竭生民之功。供其來往。傾府庫之
財。弃於沙漠。華夏之地。實為勞擾。厚歛兆庶。多惠豺
狼。未嘗感恩。資而為賊。因入賊之物。加賜將士。息道
路之民。務於耕織。清邊制勝。成策在心。無勞兵革。遠
規溟海。嚴治閑塞。使其不敢南望。制御夷狄。義在斯
乎。何用侍子之朝。寧勞渭橋之拜。

煬帝曰。先王建國。夷夏殊風。君子教民。不求變俗。斷
髮文身。咸安其性。旃裘卉服。各尚所宜。因而利之。其
道弘矣。何必化諸削衽。縻以長纓。豈遂性之至理。非

古今類用
包舍之遠度。衣服不同。既辨荒服之叙。庶類區別。彌見天地之情。○梯山航海。請受正朔。襲冠解纓。同彼臣民。

外夷傳論曰。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。北狄尤甚焉。種落實繁。迭雄邊塞。年代遐邇。非一時也。智謀之士。議和親於廟堂之上。指衝之臣。論奮擊於塞垣之下。然事無恒規。權無定勢。親疎因其強弱。服叛在其盛衰。衰則款塞頓顙。盛則冠掠屈伸異態。強弱相反。正朔所不及。冠帶所惟利是視。不顧盟誓。

突厥總論曰。聖哲應期。掃除氛祲。遂使百世不羈之虜。一朝而滅。瀚海龍庭之地。盡為九州。幽都窮髮之鄉。隸於編戶。

楊炫傳論曰。掃妖氛於牛斗。江海恬波。摧驍猛於龍庭。匈奴遠遁。

蠻獠諸夷總論曰。剋平九宇。威加八荒。甘心遠夷。志求珍異。雖有荒外之功。無救域中之敗。

魏紀論曰。帝聰明雄斷。威靈傑立。藉二世之資。奮征伐之氣。遂戎軒四出。周旋夷險。平秦隴。掃統萬剪。遠

古今類用 卷十三 三
海蕩河源南夷荷擔。北蠕絕迹。廓定四表。混一華戎。其為武功也大矣。

西域總論曰。古哲王務安諸夏。不事要荒。豈威不能加德。不能被。不以四夷勞中國。不以無用害有用也。北齊樊遜對詔問曰。馬多冀北。將異山西。北太行東臨碣石。方欲吞巴蜀。而掃嶺函。死長州。而池江漢。顏之推我生賦曰。千里追其飛走。三載窮於巢穴。屠嗤尤于東都。挂郵支于北關。

唐房玄齡諫太宗伐高麗曰。上古所不臣者。今皆臣之。上古所不制者。今皆制之。然進有退之義。存有亡之幾。得有喪之理。為今日惜者。此也。

薛登對武后曰。戎夏不雜。古所戒也。故斥居塞外。有時朝謁。已事則歸。三王之法也。漢魏以來。革襲衣冠。築室京師。不令歸國。較其利害。三王是而漢魏非。拒邊長而質子短。彼其朋交。羶屬。語習齊楚。窺圖史成。敗熟山川。險易。國家雖有冠帶之名。而狼子孤恩。患必在後。

柳澤策吐蕃劫盟曰。五帝無詰誓。三王無盟詛。盟詛

古今類用
之興。皆在季末。今盛明之朝。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。夫夷狄人相獸心。易以兵制。難以信結。

狄仁傑曰。天生四夷。皆在先王封域之外。東距滄海。西隔流沙。北橫大漠。南阻五嶺。天所以限中外也。自典籍所紀。聲教所暨。三代不能至者。國家既已兼之。詩人矜薄伐於太原。詠化行於江漢。前代之遐裔。皆我之域中。過夏商遠矣。乃用武荒外。邀功絕域。竭府庫之實。以爭不毛之地。得其人。不足以增賦。獲其土。不可以耕織。苟求冠帶遠夷。不務安人固本。此秦皇

漢武之所行也。

賀魯傳曰。安中國以信。馭夷狄以權。理有變通也。除惡務本。不可先治枝葉。令胡騎出前。唐兵躡後。此驅戎狄攻豺狼也。

宋外國傳論曰。五代之季。邊圉之不靖也久矣。太祖之興。雖不勤遠略。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。莫不竭忠效節。雖奔走僵仆而不避。豈人心之有異哉。良由德威之並用。控御之有道也。

錢若水對真宗曰。諭以禍福。示以恩威。議定邊疆。永

息征戰。養民事天。濟時利物。莫過於此。竊計夷狄之心。嗜好雖不同。然去危即安。厭勞喜逸。亦恒物之情也。○治戎之道。當脩德立政。嚴於為備。以我之仁。敵彼之不仁。以我之義。敵彼之不義。以我之戒懼。敵彼之驕泰。真積力久。如元氣固而病自消。太陽升而陰自散。

蘇元老曰。威不足以服。則恩不足以懷。

史浩對高宗曰。先為備。然後是謂良規。儻聽淺謀之士。時興不教之師。寇去則論賞以邀功。寇進則歛兵而

遁迹。謂之恢復可乎。

葉夢得曰。禦戎制勝之道有三。曰形勢氣而已。形以地理山川為本。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。氣以將帥士卒為急。形固則可恃以守。勢強則可資以立。氣振則可作以用。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。遼列傳曰。大之懷小也。以德制之也。以威德不足。懷威不足。制而欲服人也難矣。

元世祖賜日本曰。聖人以四海為家。不相通好。豈一家之理哉。

怪我字當世
車書在石
初年自不
紅北然修者
難得元既
原代不非
學左社
乃得乃
有國
胸度
存
長
門
毛

高皇諭御史曰。中國之於夷狄。在制馭何如。蠻夷非
威不畏。非惠不懷。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。一於惠則
不能懾其暴。威惠並行。此馭夷之道也。

九邊總論曰。夏典要荒。周官藩鎮。大抵因民順俗。橫
海伏波。逾嶺絕嶺。輿地漸開。化理終塞。乃知天德無
私。王道有量。關國陋於綏人。曲防窘於曠度。苟醜類
自獲飽煖。中華不苦荼毒。吾又何求。

四夷考序曰。均覆載者天德也。辨華夷者王道也。是
故慎封守者。非直禦外侮。亦以固內防也。池魚故淵。

飛鳥舊林。人情獨不然乎。而從異類者。必有太不得
已也。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。或
衛我干城。惡可得哉。

城守

坎彖曰。天險不可升也。地險山川丘陵也。王公設險
以守其國。險之時用大矣哉。○繫辭曰。重門擊柝。以
待暴客。蓋取諸豫。

畢命曰。申畫郊圻。慎固封守。以康四海。○小雅出車
曰。王命南仲。往城于方。出車彭彭。旂旒央央。天子命

胡傳曰制國不過
千乘都城不過百
雉家富不過百
乘故家不藏甲
邑無百雉之城禮
所當謹也。城郭
設險之六端也。謹
於禮以爲國。班爵
卑分貴。城郭等
威異物。采凡所以
杜絕陵僭。限隔上
下者。乃體險之大
用也。獨城郭溝
池之足恃乎。

我城彼朔方。

左傳。祭仲曰。都城百雉。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。大都不

過三國之一。中五之一。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。非制也。

○齊侯伐楚。陳諸侯之師。與屈完乘而觀之。齊侯曰。以

此衆戰。誰能禦之。以此攻城。何城不克。對曰。君若以

德綏諸侯。誰敢不服。君若以力。楚國方城以爲城。漢

水以爲池。雖衆無所用之。○申公巫臣對莒子曰。夫

校焉。思啓封疆。以利社稷者。何國蔑有。唯然。故多大

國矣。唯或思或縱也。勇夫重閉。况國乎。○恃陋而不

備。罪之大者也。備豫不虞。善之大者也。莒恃其陋。而

不脩城廓。決辰之間。而楚克其三都。無備也。○古者

天子守在四夷。天子卑。守在諸侯。諸侯卑。守在四境。

慎其四境。結其四援。民狎其野。三務成功。民無內憂。

而又無外懼。國焉用城。

禮運曰。大人世及以爲禮。城郭溝池以爲固。

月令曰。圻城郭。立再成曰。城亦脩意。戒門閭。脩鍵閉。慎管籥。固

封疆。備邊境。完要塞。謹關梁。塞後徑。○土方氏以土

圭攷日景。以土地相宅。而建邦國都鄙。

家語孔子告哀公曰。臣母藏卑。大夫無百雉之城。管子曰。凡立國都。非於大山之下。必於廣川之上。高毋近旱。而水用足。下毋近水。而溝防省。因天材。就地利。故城郭不必中規矩。道路不必中準繩。史吳起曰。昔三苗氏左洞庭。右彭蠡。德義不脩。禹滅之。夏桀之居。左濟河。右泰華。伊闕在其南。羊腸在其北。脩政不仁。湯放之。商紂之國。左孟門。右太行。常山在其北。大河經其南。脩政不德。武王殺之。由此觀之。德不在險。若君不脩德。舟中之人。皆敵國也。

齊厲曰。天時不與。雖有清濟濁河。惡足以為固。民力罷敝。雖有長城巨防。惡足以為塞。

尉繚子曰。地所以養民也。城所以守地也。戰所以守城也。故務耕者民不饑。務守者地不危。務戰者城不圍。

說苑曰。楚莊王伐陳。使人視之。使者曰。陳不可伐也。其城郭高。溝壑深。蓄積多。楚王曰。陳可伐也。夫陳小國也。而蓄積多。則賦歛重。賦歛重。則民怨上矣。城郭高。溝壑深。則民力罷矣。遂取陳。

淮南子曰。昔夏鯀作三仞。城諸侯背之。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。乃壞城平池。散財物。焚甲兵。施之以德。海外賓伏。四夷納職。

史賈生曰。秦孝公據殽函之固。擁雍州之地。君臣固守。以闕周室。有席捲天下。囊括四海。併吞八荒之心。及至始皇。奮六世之餘烈。振長策而馭宇內。吞二周而亡諸侯。履至尊而制六合。執殲朴以鞭笞天下。然後斬華為城。因河為津。據億丈之城。臨不測之谿。以為固。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。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

何天下已定。始皇之心。自以為關中之固。金城千里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

匈奴傳曰。中國安寧。忘戰日久。良騎野合。交鋒接矢。決勝當時。戎狄之所長。而中國之所短也。強弩乘城。堅營固守。以待其衰。中國之所長。而戎狄之所短也。禮書曰。汝穎以為險。江漢以為池。阻之以鄧林。綠之以方城。然而秦師至。鄢郢舉。若振稿然。是豈無固塞險阻哉。其所以統之者。非其道故也。

漢桓寬曰。所謂金城者。非謂築壤而高土。鑿地而深。

池也。言以道德為城。以仁義為郭。莫之敢攻。莫之敢入。○使關梁足恃。六國不兼於秦。河山足保。秦不亡於楚漢。

匈奴傳曰。地方千里。戰士不下百萬。見利則出兵而畧地。無利則堅守而力農。

張衡兩都賦序曰。漢之西都。在於雍州。實曰長安。左據函谷。二嶺之阻。表以太和。終南之山。右界褒斜。隴首之險。帶以洪河。涇渭之川。華實之毛。則九州之上腴焉。防禦之阻。則天下之奧區焉。周以龍興。秦以虎視。及至大漢受命。而都之。

魏荀彧曰。高祖保關中。光武據河內。皆深根固本。以制天下。進足以勝敵。退足以堅守。雖有困敗。而終濟大業。

晉羊祜曰。凡以險阻得存者。謂所敵者同力。力足自固。苟其輕重不齊。強弱異勢。則智士不能謀。而險阻不可保也。蜀之為國。非不險也。高山尋雲霓。深谷肆無景。東馬懸車。然後得濟。一夫荷戟。千人莫當。進兵之日。曾無藩籬之限。非無戰心。誠力不足相抗也。

宋武帝平秦紀曰。資百二之易守。恃函谷之可關。
齊孝寬曰。即墨攻燕。晉陽存趙。

赫連勃勃傳曰。高隅隱日。崇墉際雲。石郭天池。周綿
千里。獨守之形。危險之狀。遠邁咸陽。超美周洛。

唐李綱曰。朝廷者本也。藩方者枝葉也。根本固則
枝葉繁。○漢高祖先保關中。故能東鄉。與項羽爭衡。
光武先保河內。故能降赤眉。銅馬之屬。曹操先守官
渡。故能焚輜重。而破袁紹。肅宗先保靈武。故能剪安
史而復兩京。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。將士暴露之久。

用調度之煩。民力科取之困。苟不先為萬全之計。
何以能萬全而制敵。

宋夏侯加正洞庭湖賦曰。天道以順。不以逆。地道以
謙。不以盈。治理之世。建仁為旌。聚心為城。而孤不假
弦。牙不假鋒。四海以之。大同。何必恃險阻。何必據要
衝。秦得百二。齊得十一。其山為金。其水為湯。守之不
義。歟然而亡。

孝廟勅留守南京守備曰。我國家並建兩京。必慎擇
其人。以司留鑰。惟昔成周。雖營洛邑。而猶宗豐鎬。唐

人雖都長安。而猶重晉陽。其憂深慮遠。思患預防之
意。同一揆也。

劉昂奏曰。邊防之守。不在地利。而在人心。朝廷之憂
不在四夷。而在百姓。

